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紅樓幻夢 第二十三回 驚惡夢勘破情魔 訴幽情覺述夢幻

話說寶玉正同寶釵、黛玉、晴雯說話，因有客來拜，隨即出迎。原來是會榜同年蘇子卿。此人乃川東人氏，美丰儀，風流倜儻，善談諧，文章詩賦、書畫琴棋無不精雅，與寶玉結盟。子卿之妻徐藹芸美麗嫵婉，有文才，工針黹，雖不及黛玉、晴雯、喜鸞、妙玉之美，可與寶釵相並。子卿、藹芸生成佳偶，寶玉同年數百，惟子卿夫妻差可比並。

且說兩人見著，拉手問好，寶玉又問：「老伯合伯母靈柩是何時葬的？」子卿道：「去冬葬的。弟此時身無掛慮，又無伯叔兄弟之親，所以挈眷來京，你我可長敘了。昨兒一到就要來瞧瞧二哥，因為拙荆初到，安排各事，所以今兒才來。聽說老伯上衙門去了，改日叫弟媳婦來請太老伯母、老伯母、諸位嫂子的安，並拜見二哥。這會兒二哥帶弟進去請安。」寶玉引子卿進見賈母、王夫人，又進園見了寶、黛二人。出來，寶玉道：「家君日內有部議的事不閒，改日再請大哥來會。」子卿道：「先煩二哥申意。明兒二哥千萬到弟處一卮相敘，恕不具柬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另日替大哥揮塵。」

子卿去後，寶玉來同黛玉、寶釵道：「『人才難得』這句話竟說定了。咱們鄉榜、會榜同年不少，才貌兼全實在去得的，除了瓊兄弟，再只有子卿一人。他的夫人十二分才貌，明兒去見識見識。」寶釵笑道：「蘇老大應對頗好。你明兒到他家去，見了那個體面嫂子，別說傻話，惹人家笑。」黛玉道：「傻話固不可，傻樣子更不可。」寶玉道：「同年的嫂子我也不知見過許多，認真傻起來還好？」寶釵道：「但願你不傻。」寶玉道：「告訴你，惟不傻乃能傻，惟傻乃能不傻。人說我傻，認真就傻了嗎？」黛玉道：「你這話大有學問。」

次日，寶玉來拜子卿，敘過寒暄，即進內見藹芸。寶玉一走進去，聽見一條細細的脆嫩鶯喉叫道：「二爺來了！」這聲高些；又叫：「二爺來了！」這聲低些。又見丫頭打簾，一面報導：「賈府寶二爺來了。」於是寶玉進去，見著藹芸。彼此初見，都要打略一番，兩人心中有句話不能說合。要代二人表明，遂句話乃心心相印，「果然名不虛傳」六個字。兩人行過禮，敘了幾句套話，藹芸又托先請賈母、王夫人安，並問黛玉、寶釵好。

寶玉答應著退出，走至廊間，又聽見那鶯喉細語道：「二爺去了！」「二爺去了！」還是一聲高，一聲低。寶玉吃一驚，心內恍傷，不覺回身，四處一望，只見對廊轉角掛著只白鸚鵡，學人說話。寶玉大喜，又聽說：「二爺來了！」「二爺來了！」還是一聲高，一聲低。寶玉問子卿道：「這鸚鵡會說話；可還能學別的？」子卿道：「很會念詩。」寶玉站住，說道：「這個倒要聽聽。」子卿對著鸚鵡將手一招，念了「春眠」兩個字，鸚鵡即接著念道：「不覺曉，處處聞啼鳥。夜來風雨聲，花落知多少？」寶玉欣喜欲狂，對子卿道：「大哥，我今兒要小氣了，這雀子務必要求割愛見惠。明兒大哥到我那裡，愛什麼東西只管拿來。」子卿道：「這雀兒本是最愛的，幸有兩隻，就把這只奉送。」寶玉道：「還有一隻在那裡？」子卿道：「說來甚奇，我前歲在這裡買著一隻綠鸚鵡，係人家供熟教純的，本來會說話念詩。後首買了這白的，說話念詩都是綠的所教。那綠的有個癖性，任你掛在什麼地方都不安靜，愛在月洞窗前。對廊房裡有個月窗，所以將他掛在房裡。恰好房前格子上是綠玻璃遮著，所以二哥沒有瞧見。」寶玉聽說，對著窗裡一望，果然，一隻碧翠毛片、鮮紅嘴的鸚鵡掛在房內，恍然大悟道：「原來是兩隻，一唱一和。」子卿道：「綠的先叫，聲音高；白的學叫，聲音低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明白了，大哥明兒在弟處便飯。」子卿道：「必來。」

寶玉將白鸚鵡帶回，自己拿著，一見黛玉便笑道：「我替妹妹找著這麼一隻鸚鵡，好容易才得的。」黛玉見著這白的，乍然一喜，轉想舊日的鸚鵡已亡，又一悲，不禁掉下淚來，問寶玉是何處買的，寶玉道：「問子卿要的。」於是將鸚鵡說話、見藹芸出來、又問鸚鵡來歷，細細說了。黛玉道：「白鸚鵡卻難得，他倒肯送你。」寶玉道：「那只綠的也稀少，就合你那只一母生成。」黛玉道：「綠的同樣者多。你把這只弄來，那只豈不孤單了？」寶玉道：「因為妹妹喜歡鸚鵡，所以才硬要來的。」一語未終，忽聽鸚鵡念詩道：「願如樑上燕，棲去自雙雙。」黛玉道：「你聽聽！鳥亦有知，自道離群之苦。玩兩天，不如仍歸故主，免得此鳥悲啾。」寶玉道：「妹妹思及禽獸，德被四鄰；孝盡翁姑，義周宗族；情深琴瑟，惠遍奴僕。賢哉！」一面將鸚鵡掛到月窗前，黛玉對著賞玩。事有巧合，誰知才掛上去，鸚鵡就念起詩來，念的是：「依今葬花人笑癡，他年葬依知是誰？」黛玉未聽則已，一經聽著，歎了一口氣，那眼淚如斷線之珠直滾下來。寶玉、紫鵑都呆了，寶玉道：「奇怪極了！怎麼這首詩他會念？難道這鸚鵡是妹妹那只轉世來的？」黛玉道：「未可料，咱們再世重逢，這雀兒竟能通慧，轉劫重來，也算三生有幸。只可憐他的前身不知埋於何處？若追尋出來，再扞一鸚鵡塚才盡了我的情。」寶玉道：「等訪問出來再辦。」

次日，徐藹芸妝飾得嫵娜齊整，坐著七香車來到榮府。黛玉、寶釵在榮禧堂迎著，彼此問好，讓坐。茶點獻後，兩家一簇下人圍隨進來，請過賈母、王夫人的安。帶來女使呈上四分禮物，賈母、王夫人二分十六色，釵、黛二分十二色，都是奇珍之品。賈母一見藹芸人才邁眾，早又叫王夫人認作乾女，黛玉、寶釵自更相投。藹芸心內想道：「我常對菱花自句，天下美人總難在我之上。今見黛玉容貌竟在我上上，足見天地生才，亦是仰之彌高的道理。」寶釵心內亦想：「大凡戚好女眷頗多，縱有好的，總難入咱們的群，惟有雙蘭庶幾其可。今此卿高於雙蘭，與我平等，亦算難得的了。」黛玉細與論文，應對如流，暗喜閨友中又得一人。

少頃，李紈、平兒同探春、惜春、巧姐來會，一一問好，彼此愛慕，自不待言。藹芸看得眼花撩亂，心內想道：「美人難得，這賈府中列成個美人陣了，如何人人都是美的？」賈母命人去請妙玉、喜鸞、李紋、李綺、湘雲、寶琴、岫煙、香菱陪宴，少頃來到相見。藹芸又吃一驚，見妙玉、喜鸞又高於自己，心內歎道：「天下生才無盡，今日才算見識了。」湘雲敘起年紀，藹芸大寶釵一歲。湘雲道：「咱們相識姊妹都要熟香結好。今兒大家都在這裡，意欲仰攀，不知姊姊肯俯就否？」藹芸笑道：「倘蒙不棄，小妹情願伴讀焚香。」黛玉道：「既這麼說，就請姊姊到園裡逛逛，咱們淪若論心如何？」於是一群佳麗遊園，先揀要緊所在，順路逛到榆蔭堂，大家同拜。

飯後，黛玉特邀藹芸到瀟湘館來。一進了花牆的院子，只見翠影森森，龍吟細細，屋外周圍莒紗窗格。丫頭打起番絨堆花軟簾，進去坐定，兩個俊鬟奉上一對雕漆小茶盤，托著一對翡翠玉碗，內泡參葉茶。飲畢，藹芸凝神四顧，站起來逛著賞玩。上首掛著一幅王麓台《春山疊翠》。條幾上左邊是支小方漢風化樽，滿青，綠紅黃紫赭五色斑斕，內插耳皮鬆、垂珠、天生、素心蠟梅，細木座幾。右邊一座玲瓏剔透的雪景玉山，此玉有黃黑青白紫綠各色，猶如綠鬆上停著白雪，黑驢上騎個穿格衣的老人，青山峰巒，拱處雪談，凹處雪深，都是隨顏色自然洗就的，亦是細木托幾。一對檳榔木的聯，嵌羊脂玉的篆字。碧靄籠琴，匣清音和。若鐺中間設一張紫檀梅花式的桌，面上翡翠玉，分綠白嵌的梅花粉皮，青玉嵌的冰裂紋。左首海梅炕上洋錦墊褥拐枕，黃楊木炕几，四圍碧玉嵌的漢紋，中間三台蘭，壁上掛著惲壽平的工筆百花圖六幅。右邊上首一對參差門錦沉香根的書架，維著各種古書；下首一張烏木鋼銀絲的小書案，文房四寶，色色精奇。

右間房內設著櫥櫃、衣架、炕榻、茶桌、若碗之類，小琴桌上一爐名香晝夜不燼，壁上掛著一張蕉葉琴，靠窗一張磨漆小方桌，椅幾等件精巧別緻。

再逛到左邊房來，丫頭打起宋錦軟簾。一進去，迎面看見東邊陳設，吃了一驚。只見下首一座紫檀小書架，下載書廚，上截四格。上格上首一長格內放著個白玉鬥式花盆，裡面點著洋瑪瑙山石，幾竿西碧洗成的鳳尾竹，花盆下一個烏木匾幾。下格上首小格內擺著個六七寸大白玉子，洗成一個回頭盤坐的貓，玉上有青黑色的皮，湊皮色洗就烏雲蓋雪的紋彩，極其神巧，坐下一個屈曲樹根的座托。上格下首原格內一個青金石匾，長方漢紋洗，曲著個嫩黃蜜蠟琢成的長瓜、玲瓏大佛手，墊著個伽南香的矮幾。下格下首長方格內一個五色纏絲瑪瑙鉢，裡面點著綠松石的山，栽一棵朱紅洋茶，猩紅奪目，原來也是件像生，用昌化紅石洗的花瓣、南碧玉洗的葉子，沉香枝幹，下面嵌螺鋼的紫檀幾。書架頂上一個霽紅仿雕漆的八角長腰樽，裡面幾朵西瓜瓢牡丹，鮮花石琢的花，

綠石的葉，底下一個紫檀雕匾幾。靠書架上首，壁間掛著一面青綠菱花鏡。上首彩漆條桌上，左邊一個雕漆小高幾，幾上一支翡翠玉小口瓶，瓶內一株尺餘高的珊瑚樹。右邊雕漆三台幾上，中間一個赤金爐錦托，上首一個水紅寶石的香盒，下首一個天藍寶石的香匙箸瓶，都是錦托。壁上一副宋螺鈿對聯，烏木嵌銀絲邊腔，中間月白地歲寒三友，嵌著昌化紅洗的天竺子菜玉葉，綠松石的松針，田黃石的蠟梅，都是沉香枝幹。戶間懸著一幅仇英畫的美人，臨妝對鏡，旁邊站著一個書生，手拿筆價墨，丰神秀雅，情致動人。藹芸細細一看，回頭對黛玉道：「我最愛賢妹這兩道翠黛春山，大約要天天勞動妹夫溺管。」黛玉笑道：「無乃姊姊以己度人，究何所見？」藹芸道：「無非觀其圖而度其情。」黛玉道：「然則姊姊處若掛著蘇蕙織回文，姊夫豈不遠成戎長征了？」兩人挽手一笑。

藹芸又往上看，中間設著香楠木細雕拔步床。兩頭一邊四扇格子，烏木邊夾，中間黃楊木堂，四角嵌著青金石、綠松石夾線漢紋，中央一團螭虎盤壽字，格子上截三格，四圍翠紗，中間大玻璃。床頂上一帶仙樓，左邊一個霽青壇，內臥一枝硃砂點的虬梅；右邊一個五彩合歡而，內插一枝楊妃色洋茶，襯一掛翠垂蠟黃天生果。床上懸著談綠素緞繡冰棍的帳，白綾帳沿，畫著草地，落花幾團，五色蝴蝶，元地繩金闊邊。一對紫金鈎，兩仔大紅緯濃須。茄花色刻絲床幃，五套藍線繡的團花，天青地三色堆金線寬邊。床上鋪著芙蓉褥，玉色對枕上釘朱紅寶石「壽」字；五色寶石雲幅，中間疊著各色錦緞縐細呢被。床前步掛著八六四格夾金銀線十色連環套錦的帳幔，元緞繡三藍闊邊，洋藍倭緞幔沿，片金鑲邊，沿中三套金銀線的流雲，紅寶石洋珠珊瑚穿的百蝠，一副白玉鈎，兩仔杏黃鬚。看到右邊壁上掛著橫長西洋巧制掛屏，有四五寸厚，內中山水、樓台、人物，十幾層深。底下一張紫檀方桌，面上黃楊木堂，用滿青綠古錢嵌成么二三的皮球。四把雞翅木小椅，上面嵌就各種玉石花卉、翎毛、草蟲。房門上首掛著個五彩洋磁匾，花籃式的壁瓶，堆著佛手、榴、桃、香櫞、木瓜各色水果。窗前一張紅香梨多寶長條桌，白銅事件桌前蘭一對香檀方几。仰頂樑上掛著一對伽南邊框，嵌各色玉石、中堂編金絲的花籃，籃內養著各色細種洋菊。

自窗前轉彎到廂房一看，臨窗一張五彩描金填洋漆的妝台，鏡奩等具無不精巧。台前一個細雕紅桃匾几。對窗一個大圓圈洞，洞內細木雕花邊欄，圍著一塊四尺高圓玻璃。靠月窗一張波斯漆小方桌，四把波斯漆小椅。月洞左右，上三圍掛著五個大壁瓶，中間一個鹿皮漆粉彩畫堆成的兩個顛倒鴛鴦大蝴蝶，上首一個大葫蘆鋸開一半鑲成的一個天然竹根，盤就仙槎式的；下首一個各色絲線繞金銀花藤編成一個玲瓏巧花籃；中間銀膽一個，各色馬尾夾金銀線孔雀尾織成的一個半面彩球，中磁磁膽。橫頭靠壁一張紅梨臥榻，三面嵌的玉石螺鈿花卉、天青閃翠綠的緞墊褥拐枕，壁上各式各色磁的壁瓶。

藹芸看畢，向黛玉道：「賢妹房中陳設，華麗精巧已極，生人視之目迷。」黛玉道：「咱們老太太喜歡熱鬧，年邊才這麼鋪設，卻不常如此。若是夏天，這些東西都要屏除，古樸清雅而已。春秋晚季又各有因時制宜的東西。」一面說，引藹芸從床頭格子門內進去，只見三面一圍過來如鎖式一般的五間套房，陳設之物雖比前房稍次，亦復光華閃爍。又見房裡有兩處床褥，問道：「這是誰的臥榻？」黛玉道：「兩個姨娘，第一、第三的住處。」藹芸道：「聞說妹妹處有十姨，何不請來一會？」黛玉道：「這裡兩個，上去請咱們老太太、太太的安，順便邀那八個去了，自然都要來叩見姊姊。」藹芸才出房，小丫頭說：「姨娘們來了。」藹芸定睛看去，吃一大驚。只見在前一位豔麗驚人，到了面前，並且幽香透體；通名問好畢，各人歸坐。藹芸心想：「先前見著喜妹妹、炒玉姊姊，已為稀。怎麼這位大姨娘又更美了？」目不轉睛望著晴雯。又看看黛玉，細細比較，想：「這兩人的美處，只怕互古以來不可多得。若兩人的容顏美麗，無分上下，惟林妹妹的丰神氣度、恬靜幽貞於晴姨娘。」想的出神，黛玉向其說話，未曾聽見。晴雯道：「蘇奶奶我家奶奶合奶奶說話。」一語提醒了藹芸，連忙回道：「我正出神，未聽見妹妹合我說話，荒唐極了。」

黛玉又邀藹芸往怡紅院，到了寶釵房裡；又復內外賞鑒，與瀟湘館彷彿。寶釵命翠蝶、銀蟬焚桑枝，秋香、文杏煮荷若，三人品茶。黛玉道：「今兒逛不了幾處，改日親自造府奉邀，再來住著盤桓，各處才逛得遍。」藹芸問還有幾處未到的，黛玉道：「舍弟那裡同柳、周兩府共三處園子。」正說著，湘雲、探春諸姊妹都來了，同群言笑，甚是投機。到了掌燈時分，榮禧堂後廳大排筵宴，環佩叮噹，酒餚羅列，飲至三鼓才散。

過了幾天，黛玉到蘇家回拜，寶釵因隨王夫人往南安郡王府拜生，未曾來。藹芸迎著黛玉，攜手偕行，走廊下過，忽聽對廊高聲叫道：「姑娘來了！紫鵲，紫鵲！倒茶來。姑娘來了！」黛玉一驚，聽其聲音甚熟，儼然是當日自己供的那只鸚哥說話。同藹芸到堂前行禮，茶畢後，即來至廊前，從窗年向房裡一看，對鸚哥道：「你可認得我麼？」鸚哥又叫：「姑娘，姑娘！」黛玉道：「你把《葬花詩》念來我聽。」鸚哥即念道：「三月香巢已壘成，梁間燕子太無情。」黛玉又說：「再把轉頭念來。」鸚哥又念道：「天盡頭，何處有香丘？未若錦囊收豔骨，一休淨土掩風流。」黛玉說：「還有。」鸚哥再朗念道「儂今葬花」兩句，黛玉一面聽，淚落衣襟。藹芸詫異道：「難道此鳥是妹妹的舊物？」黛玉道：「正是。此鳥經我調教有年，我屬壙之日，他就不食，昏沉如死。被媽子們拿了去，他們說已死了。那知還在，又不知怎樣被姊姊處得了，今兒見著故主，舊義不忘，仍然眷戀。禽鳥何知？鍾情如此，令人感極了。」黛玉在窗年說話，鸚哥想掙斷銅練飛出來，倒懸在架下兩次。藹芸叫人速取下來，送到黛玉面前。鸚哥又叫：「姑娘來了！姑娘，姑娘！」眾人感其義，亦有下淚的。

藹芸道：「此鳥幾年前在此地買的，帶來帶去，日日不離。後首買著那白的，都是他教著說話念詩。怎麼妹妹聽念《葬花詩》如此傷心？」黛玉只得將從前如何葬花、如何做《葬花詩》一一告訴出來。藹芸說：「怪道我常聽念『儂今葬花』這兩句詩，甚是納罕，古今詩集查了許多，總找不著，原來是妹妹的佳篇。所幸此鳥無恙，楚弓還應楚得。妹妹帶回，與那白的同養，完全一段情緣，也是一件美事。」黛玉道：「圓了妹的情，割了姊的愛，只好心感。但那只白的也當原壁歸趙才是。」藹芸道：「不可！那只白的同這只情戀異常，也是難拆開的，一併送與妹妹為當。」黛玉道：「姊姊量情圓情，做妹子的惟以情報。但恐大伯不捨此鳥，又當如何？」藹芸道：「我將此情老向說，他亦是樂與人為善的。」黛玉道：「這麼著很承情了。」

鸚鵡案已結，黛玉即將寶母、王夫人、寶釵並自己四分復禮叫媽子送上，藹芸見禮物過隆，不肯全收，再三推讓才收了。黛玉留心內外，細細打略，陳設什物卻也華麗精緻。兩人款洽一天，並車同回。藹芸在園裡住了半月，各處園景游遍，人人相契，心中甚喜，最重黛玉為人，格外親厚，又極愛晴雯之美，同榻住宿，回去之時，依依難捨，訂約後期，方上車回去。

再說寶、黛二人得了鸚哥之後，兩人暮樂朝歡，所思的事無不如意。一日寶玉在同年家赴席，大眾說些盛衰興廢的事，人人太息咨嗟。有一位論到性理，透徹之至，說是：「凡人的性情，猶如經權。性，經也；情，權也。性之所好猶可易，情之所鍾不能移。這『不能移』三字，誠非等閒。情一注定了，必至於人死魂銷、海枯石爛才罷。」

寶玉默會其言，回到瀟湘館來，只見黛玉同晴雯躺在炕上抱著談心。寶玉道：「你兩人天天黏著身子，分拆不開，為什麼呢？」晴雯道：「我愛聞奶奶的香。」黛玉道：「你也香了，我難道不愛嗎？」寶玉道：「究竟你兩人的香氣把我聞糊塗了，我睡在中間，你們在兩邊，誰是誰的香，竟辨不出來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咱們常常同睡，二氣相感，所以融成一氣了。俗說『近朱者赤』，就是這個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身上倒沒有香氣。」晴雯道：「怎麼沒有？二爺每逢夜靜看書，坐久下來，一股一股的香呢！」黛玉道：「我也試驗過的，遭數兒不少了。」晴雯道：「卻又奇怪：每逢熱天，或二爺酒後寬衣，倒又未聞香氣。」黛玉道：「咱們屬陰，他屬陽，雖惹了咱們的香氣，要待夜靜陰氣強盛之時才發洩出來。這是陰陽區別之理。」寶玉說：「我自己還不知道也香了。妹妹才說『近朱者赤』。我想起一個笑話來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又來編派我什麼？不過再做耗子偷香芋罷咧！」寶玉道：「不是這麼著。你說『近朱者赤』，明兒用些硃砂、石綠，把你塗作個紅的，把他塗作個綠的。你們再天天抱著睡，看是怎麼樣。」黛玉、晴雯笑作一團。黛玉忍住笑，說道：「怎麼樣呀？我也不紅，他也不綠，都成了個窯變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怎樣呢？」黛玉道：「連你都變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鍾打九下了，咱們來變罷！」於是三人寬衣上床。

這一「變」，變得離奇。寶玉迷迷糊糊像陪著眾賓客在榮禧堂大排筵宴，彩隨飛舞，鼓樂喧天。忽見門上匆匆跑進來道：「不好了！趙堂官又帶了許多衙役兵丁進來拿人了。」寶玉驚得亂戰，問道：「又為什麼事情？」門上忽然不見，廳上的人紛紛走散，只

有一個同年名畢醒庵的在寶玉面前，寶玉跪求道：「拜托年兄代弟訪一訪，到底為什麼事。」畢醒庵答應著去了。只見趙全昂昂然領著侍衛兵丁衙役往內亂跑，一疊連聲：「拿人!不許走漏一個!今兒必要一網打盡。從前靠著兩位王爺的勁兒，今兒也沒用了。」寶玉東奔西撞，不知所之，心中焦急。畢醒庵到來，寶玉問怎麼樣，醒庵道：「今次罪款太多，連年兄都被參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又是誰合咱們作對？」醒庵道：「無非那班祿蠹。」寶玉道：「究竟弟有何罪犯？」醒庵道：「參年兄身居高位，並不勤勞王事，終日在家宴樂，妻妾宣淫，所以連嫂夫人等都要拿去，交三法司勘問。」

寶玉轉身就往裡跑，只見賈母躺在炕上，王夫人躺在旁邊，李紈、平兒、探春等圍著，叫寶玉不要則聲。寶玉一翻身，直跑到瀟湘館，屋裡空空，春纖一人在院子裡哭泣。寶玉忙問：「奶奶同大姨娘們那裡去了？」春纖哭道：「來了許多強人，將屋裡東西都打劫去了，還要拿奶奶去。奶奶披著頭髮，我合紫姨娘挽著奶奶，走到沁芳橋，我才一放手，奶奶合紫姨娘往水裡一撲淹死了。我趕回來找人，只見大姨娘拿著剪子往頸脖上一勒就斷氣了。」

寶玉急痛攻心，說不出話，哭不出聲。恍惚又到了怡紅院，碧痕在此捶胸頓足，嚎啕大哭。一見寶玉，忙拉住說道：「好了，好了!二爺還沒有拿去。聽說老爺、二爺都拿去了，我竟要急死了。」寶玉問道：「奶奶們呢？」碧痕又哭道：「奶奶合裡外姨娘們都拿去了。我趕出來把信，看見拿人的人來，我躲在山子石裡才脫了身。打算到瀟湘館去，不知那裡怎麼樣了。」寶玉掙了半天才說合話來，對碧痕說：「他們都死了，我合你也死了罷!」兩人拉著手，往池子裡一跳。

寶玉神魂飄蕩，到了一個地方，一邊高山，一邊流水。只見鴛鴦、玉釧、襲人、麝月、秋紋、蕙香拖著一群男女，啼啼哭哭往山上爬。寶玉趕近前道：「我來了，合你們一同走。」鴛鴦等看見寶玉不理會。寶玉道：「怎麼你們不合我說話了？」又見人人頸上套著繩帶等物，垂在肩上，心內想道：「原來他們都自縊了，此時都是些鬼魂。我才投水死的，也是鬼魂。他們為什麼不理我？」便向鴛鴦等說道：「我已知道，你們都是鬼了。畢竟說些鬼話也使得。當日你們待我何等甜言蜜語，今兒我不過遭了難，可憐也死過了，你們連一句鬼話都沒有了。」鴛鴦道：「告訴你，人有好歹，鬼有好良。我是不說鬼話的，你趁早回頭，還有日子過。若只往前，提防猛虎來臨，那就難救了。」

寶玉正在恐怖，忽見一隻弔睛白額斑斕猛虎大吼一聲，迎面撲來。寶玉嚇得跌倒在地，爬起來沒命的奔逃，走至一處。陰風慘慘，黑氣昏昏，不辨路徑，看見一座牌坊，坐著喘息。只見一人匆匆往牌坊底下走去，寶玉跟著他亂走，那人失了一腳，叫聲：「不好!」跌下坑去了。寶玉心內想道：「原來跟人瞎跑。」恐防落坑，忙回頭，走至一荒野地方，滿目淒涼，遠遠望見一羣人行走。寶玉趕到面前，卻是寶釵抱著伯英，鶯兒攜著男女，踉蹌而走。寶玉又悲又喜，連忙叫道：「寶姊姊，我來了。」寶釵不答。寶玉又叫，寶釵還是不理。寶玉道：「你怎麼不理我了?可憐一家遭難，也怨不著我一個。我已死過了，你可知道？」寶釵說：「我死還在你頭裡呢!」寶玉道：「我從前原說過;咱們這幾個人願同生死，今兒你我都死了，同在一塊兒不好嗎？」寶釵道：「俗說：『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限來時各自飛。』人死如燈滅，你可知道，『財也空，祿也空，浮雲富貴終何用?妻也空，子也空，黃泉路上不相逢。』你回頭去罷!」寶玉道：「我若回去，如何撇得下你們？」寶釵望前一指，說道：「林妹妹、晴妹妹在那裡，你不顧他了嗎？」

寶玉聽說黛玉等在前，不顧命的飛奔前來，又回轉頭來望望寶釵，杳無一人，只得又來奔。黛玉同晴雯並坐一車，紫鵲坐在旁邊，一個仙女推著車走。寶玉一面趕，一面叫道：「林妹妹，我來了。」黛玉不應，只望著寶玉垂淚。寶玉道：「妹妹，你為什麼不說話了?晴雯姊姊，你們為什麼到這裡來?也告訴我呀!」晴雯回道：「奶奶同我合紫姨姊姊因為家破人亡，自戕而死，仙姑接咱們歸證仙班，已完全劫，此後與你永無干涉了。」寶玉哭道：「咱們三人當日表情似海，怎麼今兒淡如清水？」晴雯道：「奶奶合我情緣雖盡，尚有情根，所以如此情景。」寶玉道：「還有什麼情景?你們今兒竟大變了。」晴雯正色道：「這是什麼話!奶奶合我待二爺的情，原是生生世世至死不變的，皆因二爺自己的意馬心猿，紊亂說咱們變。所以就變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不是你們脾氣、性情改變，繫心變了。」晴雯道：「有諸內必形諸外。你說咱們變，就變個樣子把你瞧瞧。」說罷將頭一搖，變作個青面獠牙的惡鬼，黛玉也把頭一搖，變作個面如噴血的兇神，紫鵲也變了個小鬼，齊跳下車來，直奔寶玉。嚇得寶玉大叫一聲;身子一迸，醒了，原來是一場惡夢。

黛玉、晴雯驚醒，兩人抱著寶玉道：「別怕，別怕!什麼魔住了？」寶玉睜眼一看，定了一定神，原是三人同臥，才放下心。黛玉道：「且別說話。」晴雯叫鸚鵡起來倒茶，三人吃了，重複睡下。黛玉、晴雯代寶玉按摩，晴雯問道：「夢見什麼了?嚇的這個樣兒。」寶玉遂將夢見的事備細說了，一手挽著黛玉，一手挽著晴雯，大有酸楚之狀。黛玉道：「這夢不可不慮，明兒再細細詳解。你吃了驚，還該安穩睡一覺養養神。」晴雯道：「明兒只說不舒服，在房裡歇歇。」停了一會，寶玉道：「我此時輾轉反側，再睡不熟。」晴雯道：「別想那些事，我來捶捶。」於是寶玉靜念凝神，又入黑甜了。

次日起來盥漱畢，吃過茶點，三人躺在裡間炕上說夢。寶玉道：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。我並沒有想著的事，如何也夢見了？」黛玉道：「孔夫子可曾見過周公?因為志欲行周公之道，所以才夢見的。你因為受過查抄的驚恐，心常畏懼，所以復有是夢。若不因此顛沛流離，怎見得各人的情分誰重誰輕？」寶玉道：「很是的。鴛鴦們合寶姊姊是那樣的，你兩人是這樣的情。士窮見節義，雖是夢境迷離，各人的情分重輕厚薄都顯然了。但是妹妹為何泣而不言？」黛玉道：「我們從前為你常作無聲之泣，乃是情之至，反沒有話說了。即如晴雯妹妹，亦係至情，又必要合你割割切切的說，這是各人用情不同。總而言之，晴雯說得透徹，皆因自己心猿意馬，不靜，引動了情魔睡魔，釀成此夢，受這番恐怖。從此洗心滌慮，屏除妄念，做些涵養真性的工夫，於身心有益。自此戰兢自持，遷善改過，這是正心修身的道理。還要習些政治，於邦家有光才好呢!」寶玉道：「謹記著了，我從此勘破情魔，不為所困，你兩人不必說，寶姊姊合鴛鴦們待我的情甚厚，到了急難之時，各不自顧，還顧著我，總叫我回頭，可謂情之至了。但總不及你二人，不獨顧我的身命，連情魔都要代我打滅，正是情情相感，精於情，純於情，固於情，終於情了。」晴雯笑道：「為什麼二爺要將奶奶涂紅，把我染綠?二人相黏，不紅不綠，弄作紫變，才變出這個夢來了。」

房外一人問道：「誰又變出夢來？」黛玉聽是寶釵的聲音，忙迎出來，同寶釵裡間坐著，將寶玉夢中光景備細告訴。寶釵失驚道：「此夢非同小可，這是寶兄弟自己的心神示夢垂警，連我聽說毛骨依然，實在可怕，從此竟要大大收斂，改過自新。你夢裡遇著同年華醒庵，察訪你的過失，告訴你這，這就是明效大驗，叫你必要醒了一切繁華春夢，才得安然無恙。可是這麼詳解？」黛玉道：「是極了。」寶玉將黛玉詳夢的話告訴寶釵，寶釵道：「妹妹合我意見相同，無非都要你自勵為主。」黛玉道：「咱們這幾年都迷在繁華春夢的境中，經此一番驚醒，即可覺悟而不迷了。」晴雯道：「從此漸漸收斂下去。衣飾也不用再製，現有的夠穿戴了，下去，倒是荊布家風最能長久。每月少宴客，即宴客也不必太豐，畢竟少殺生靈，強於吃素。再要多積陰功，廣行善事。咱們各人時刻經心二爺的起居，閒中整理家務，趁早回頭，免得臨崖勒馬。」寶、黛齊道：「你這話句句金石，必須如此才好。」

寶玉正欲說話，忽見媽子跑來喊道：「老太太不好了!大夫說係中心，叫趕辦後事。請二爺、奶奶們快去!」嚇得寶、黛等心中亂跳，慌忙趕往房上。未知吉凶，下回分解。